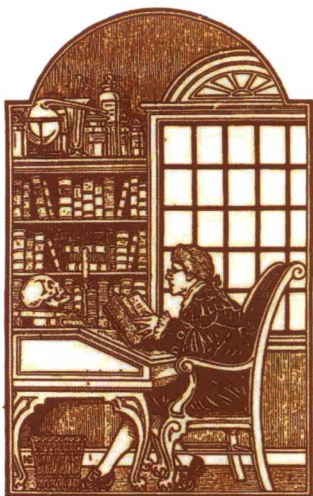


阅读纪事

汪耀华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阅读纪事

汪耀华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纪事 / 汪耀华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458-1074-5

I. ①阅… II. ①汪…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5862 号

阅读纪事

汪耀华 / 著

责任编辑 / 杨柏伟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王 蓓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o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 / 32 印张 8.75 字数 100,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074-5 / G · 80

定价: 3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序

阚宁辉

汪耀华君又有新作问世，嘱我作序，我颇感意外，因为此时我已经离开了出版界。但是转念一想，是不是耀华君有意为之，让我借此重温一番我们共同奋斗的书香岁月，回到我曾经魂牵梦绕的记忆深处。面对这份温暖的邀约，我没有理由推却。

近现代上海书业一直是出版史、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富矿”，在这座“富矿”里，研究者向不乏人。从这些研究者的职业和文化背景看，以我个人的观察，主要有四类人群：第一类是职业出版人。第二类是高校或文史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第三类是对出版、阅读或收藏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第四类是出身于发行界，从实体书店或发行一线打拼出来的人士。耀华君显然属于这第四类，但是他

常年与出版人打交道，自己做过不少图书的责任编辑，目前又在出版社供职；他对近现代上海书业的研究，在规划课题、占有史料、考辨源流等方面所下的工夫，恐怕比许多“科班”出身的学者专家要专业得多；他痴迷书海已经几十度春秋，无论是多年前的上海十大藏书家评选，还是这些年上海书展中的一些重要阅读文化活动，都倾注了耀华君作为资深“书虫”从策划创意到组织实施的大量心血。因此，耀华君的研究者身份十分特别，而他对近现代上海书业的研究和对当代上海乃至中国书业的考察，每发人所未发，就毫不奇怪了。

我与耀华君谊在师友之间。我们俩结缘于上世纪末，彼时尚是中国书业开始向市场转型的初级阶段，大型书城的建设在各地陆续启动，上海书城就是这一轮建设高潮的产物。耀华君当时执掌一张书业报纸和一家书业广告公司。在上海书城即将建成开业的最后时刻，我与耀华君等一批上海出版发行界的同道集结在一起，筹备举办作为上海书城开业庆典系列活动之一的首届上海图书节。我们这支队伍中，耀华君在图书营销策划和宣传的第一线摸

爬滚打多年，算是最熟悉这块业务的高手，连续几个月的合作共事，给我的书业生涯铺上了最初的“实战”底色。可以说，耀华君是我从事大型书业会展活动的第一批战友之一，更是我的“入门”师傅。这些第一批战友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上海书展骨干团队的成员。这期间，耀华君在上海书业几度转换角色，做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外书摘》杂志的主编，这个身份之外，他最重要的“社会兼职”是参与上海书展的组织和策划，最大的“职业爱好”则是从事多年前他就沉潜其中的上海书业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这些年，耀华君带给我的惊喜，是一个个有关上海书展精彩活动和新创单元的策划案，是一本本有关上海书业历史文脉的填补空白的出版物，耀华君的所有这些努力和心血，我想，前者已经在每年8月惠及了广大的读书人，而后者将在更长的岁月里惠及更多的研究者。

谈到更长的岁月和更多的研究者，其实我有着沉重的惶恐和不安。检读耀华君的这部书稿和他之前撰写或编辑整理的多部著述与史料，清夜仰对他笔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么多前辈巨子和他们所造就的上海乃至中国书业高

峰，我不能不有此悬问：再过一百年，又会有怎样的同道和研究者，用什么样的眼光和笔墨来回望和评价今天的上海书业？

元人罗天与有诗云：老圃寒香光烈在，故家乔木后人思。恭录此诗，谨向耀华君和前行中的上海书业同道致敬。

2015年5月

目录

序	阚宁辉	1
黄洛峰，曾经开创也曾无奈		1
胡愈之：那时我性子急		8
洗人，心力交瘁支撑开明		15
王仿子的出版旅程和心景		22
一个出版老人用他的足迹书写的历史		28
戴文葆，在无望中执着希望		34
有些事，可以素描范用先生		42
沈昌文笔下的三联书店复业		48
范泉以及有关的人与事		54

倪墨炎人生快事是鲁迅研究	60
汪轶千——从营业员到总经理	66
久安爱开明、爱中青	71
夏画，画出了期发500万册的《青年一代》	78
陈独秀《实庵自传》与汪孟邹	84
茅盾的矛盾人生由两封信开始	91
胡道静生活中的三个片断	97
任溶溶讲“文革”旧事	103
智量经历的三个贵人	110
前辈的陈年旧事	116
灰色上海时期的三个代表	122
风雨声中念残阳	129
艺术家编辑的生存之道	135
分享阅读的经验和故事	142
期待“商务”勇往向前	149
1917年的罢工：败固不佳，胜亦非福	157
陆费逵至少有三点为人诟病	164
岁月书香留中华	170

跨越150载慧灯不熄	177
近代出版的昌盛之地，为什么在上海？	183
区域出版研究是值得耕耘的空间	189
也许，不会再有人做这种事了	195
一本编得有点随意的出版史稿	200
读出版史，我为之感到难堪	206
出版史话，不是容易写的书	212
谨慎著书不可急	219
接受“诚盼”，说些纰漏	224
出版词条在法律法规中的异化	231
内山书店，曾经的几段趣事	236
日本出版的典型：岩波茂雄	242
名取、岩波书店，曾经有关中国的事情	248
故事，在编辑身上发生	254
巴黎有一家叫人羡慕嫉妒爱的书店	260
后记	268

黄洛峰，曾经开创也曾无奈

1949年2月22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成立。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黄洛峰先生受命出任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天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有周扬、黄洛峰、祝志澄、王子野、王剑、卢鸣谷、华应申、郭敬、欧建新参加。由此，黄洛峰先生开始掌舵出版大业：拟定《出版工作计划书》，中央出版局组织大纲，布置京、沪等地接管、军管出版企业，创办公私合营出版社（华北联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从事教科书出版发行，组织编辑出版大量政治读物上市，开设新华书店，推进印刷厂复工，安抚私营

大型出版企业，组织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

10月24日，出版总署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出席者依次为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黄洛峰、徐伯昕、胡绳等13人。11月1日成立出版总署，设立编审局、翻译局、出版局等组织机构，黄洛峰任出版局局长。

从这个简历可见，称呼黄洛峰先生为新中国出版业第一个掌门人应该是有史实支撑的。之后，在短期兼任新华书店总经理、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出版总署办公厅主任等职务后，1954年11月出版总署并入文化部时黄洛峰出任文化部出版管理局局长，虽然这个局长与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仍在1958年开始了被审查、被下放、被调回、创建文化学院、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被整风、被调离文化部，1965年7月等待分配工作直至1966年5月获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1978年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1980年11月4日逝世，时年71岁。

1991年，黄洛峰先生的老同事马仲扬、苏克尘撰写的《出版家黄洛峰》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由传记与生平

年表组成，基本上是叙述。书的内封上贴了一块膏药（作者之一的苏克尘的尘字印错了）、三联书店的合作机构人员名单（第192页）将白云川误为云白川、张汉清误为张江清、王泰雷误为王泰、沈静芷误为沈静。

2007年，百家出版社列入出版博物馆文库出版了由范用、刘大明主编的《出版家黄洛峰》，收入了马仲扬、苏克尘的黄洛峰传以及洛峰遗稿、洛峰遗诗、怀念洛峰、洛峰的工作报告、生平年表等。遗憾的是光明版出错的数个人名在这里依然未见纠正，但书中怀念洛峰的多篇文章让我发现了洛峰的人生经历和亲人友情。

毕竟从云南鹤庆走出来的黄洛峰先生从1936年（27岁）出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该社的艾思奇、郑易里都是云南老乡）到1948年任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的经历，是他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党的出版事业的辉煌时期，至于1949年由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到出版总署出版局局长，乃至从此开始的人生起伏，现在已经不见其中的奥妙了。

党史专家龚育之虽是洛峰的连襟，但在《从党史看洛

峰》的纪念文章中，从党史的角度看这位党的出版家，他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

黄洛峰在新中国的出版工作领导岗位上多年，但我的印象是他逐渐淡出实际的核心领导，而转向培养出版干部这类的工作。1964年文化部整风，整“三十年代”，他也是挨整的对象，被指为三十年代出版界的“祖师爷”，类似于夏衍被指为三十年代电影界的“祖师爷”、田汉被指为三十年代戏剧界的“祖师爷”。20世纪30年代文化战线这些年轻的、发愤有为的共产党员，因为幼稚因为环境因为什么，在思想上工作上不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从三十年代起就在党领导的文化战线的地下工作中艰苦奋斗，不说有什么殊荣，总不应该成为什么罪名吧。

整风之后黄洛峰被调离文化部，转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民族研究所。也就是离开出版工作的本行了。“文革”中自然一样被打倒。“文革”后期复出，安排在历史博物馆。还是没有回到本行。

洛峰夫人孙幼礼在《怀念洛峰》时披露：

他热心他的出版工作，也珍惜他的工作成果，他曾

仔细地把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物的各种版本收集保存，很多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出版的书籍，纸张粗糙、发脆、颜色灰黄，但都是中国出版史的珍贵资料。他收藏了整整两大木箱。“文革”爆发，他怕丢失，请友人交到文化部版本图书馆，以为可以更好地保存，但后来听说这两箱版本书被认为无用而送到了造纸厂，他为此非常惋惜。

长子克鲁回忆：

在北京，父亲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出版委员会主任。他这个出版委员会主任是怎么来的呢？大概是在1949年的2月，他带着警卫员唐兴富到西柏坡去了三四天，回来时很兴奋地告诉我说他这回见着他的老领导周恩来了，并且也送了他在香港就买下的那支最新款式的派克51型自来水笔了（在香港时他就拿着那支笔说他买这支笔是要送人的，但是我问他要送给谁时他又说暂时不能告诉我）。他并且也告诉我说他也见着杨尚昆了。我问他杨尚昆是何许人？他简单地回答说三十年代在上海一道工作的。此后他又跟我讲过那次见周副主席的情形，说当周副主席谈完即将成立的新机构的名称、性质特别是任务之后，指着

他和王子野说：“就由你们两个负责，黄洛峰担负主要责任。”这就是黄洛峰和王子野担任出版委员会正副主任的来历。只不过不知何故，在实际工作中王子野并没有到位，因此说现在要问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是谁，恐怕很多人都答不上来了。

在1949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末期，毛主席于10月18日在中南海接见了全体与会者，并且写了“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这八个大字交到父亲手里。我依稀记得，父亲回来后便立即布置人放大，在第二天会议室的主席台上摆了出来。会议后出的纪念本上当然也少不了这幅题词。之后，父亲便做了一个镜框，将这幅题词悬挂在他的办公室内。陈克寒到出版总署工作后，他又将这幅题词转移到家中。1979年我从北大荒回家探亲时，发觉家里不再悬挂有这幅题词，便急切地问父亲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前些年中央征集毛主席的墨宝，交上去了。关于这幅题词，我还想说的一点是，“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这八个大字，是写在一张约16开大小的宣纸上的，并无署名，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毛泽东”三个字是后配上去的。

儿子燕民：

父亲曾在出版界担任领导职务，50年代初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他的第一要务。他提到过做特藏精装本的事。他说是他亲自到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申请特批黄金数十两用作《毛选》镀金。他也曾亲自过问封面和版式设计。父亲珍藏有这样一套四卷本。五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从家中书柜取出翻阅，所镀真金毫无褪色，依然金光闪闪。

这些回忆文章，基本上都是在黄洛峰先生病逝25年后的2005—2006年完成的，虽然只是片断，但还是写出了真情。女儿燕生在《遥忆父亲二三事》中记述：“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当年自己少不更事，不知道多问问父亲，让他给我们讲讲他的经历。等到懂得了，他却早已离我们而去，我再也听不到了。”

如今，也不知洛峰传是否会有新版本。